



萧红之死

责任编辑 由之

封面设计 贾愚

萧 红 之 死

李达轩 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庐江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7 插页,2 字数,100,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统一书号: 10378·178 定价: 1.30元

ISBN 7—5396—0020—9/I·21

目 录

鲁迅与朱安女士·····	张代敏(1)
郭沫若与安娜·····	林 洛(8)
记茅盾和孔德沚·····	金韵琴(18)
电闪雷鸣	
——瞿秋白的爱情故事·····	梦 花(33)
万劫难忘的回忆·····	王映霞(55)
徐志摩与陆小曼·····	高健行(77)
萧红之死·····	郭 宛(91)
从金戒指里挣脱出来·····	李 达(111)
钱钟书杨绛印象·····	邓国治(125)
老舍与胡絮青	
——在胡絮青家中作客后记	
·····	白 夜(130)
苦涩的回忆	
——记柳青的妻子、助手马葭	
·····	贺抒玉(142)
张爱玲记·····	胡兰成(156)
闲话张恨水·····	董康成(192)

鲁迅与朱安女士

张代敏

1906年，鲁迅二十六岁。这年6月鲁迅先生奉母命回国，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此后漫长的二十年，先生便在“没有爱的悲哀”中生活。人说爱情是助力，可促人做出伟烈的事业；马克思和燕妮如此；然而无爱的生活，并不影响写出感人至深的作品、成为革命伟人，鲁迅就是如此。

鲁迅和朱安终于结了婚。当不知情的朋友问及时，鲁迅便简捷地答道：“母亲娶媳妇。”为了不拂逆母意，牺牲了自己；然而婚后第三日，他便出走，又到日本去了：来去匆匆，这不能不说是个无声的抗议。

自1906年6月赴日本到1909年6月回国，在日恰好三年：先生过着独身生活。“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①。失了爱的鲁迅，其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鲁迅“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教学教员”，至1910年7月，才离开杭州回绍兴。这一年鲁迅与朱安，依然两地分居。至1912年2月，两年不足。人虽在一地，但一颗心在天之南，一颗心在地之北。文化素养之相异，使得两人毫无共同语言。1912年2月，鲁迅离开“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③的绍兴，3月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4月中旬返故里，准备北上；5月初由绍兴启程，5日抵北京。自此离去，悠悠经年，直至1919年12月下旬，才将母亲与朱安接来北京，时先生已三十九岁。其间虽有时回乡，但不是省母，便是为其祝寿，与朱安不相关。

至此，算是又走在一起了，然而夫妇各住一屋，很少说话。唯一的连系是：晨，朱安来唤鲁迅起床，鲁迅轻轻应着：“噢。”午间，朱安一声招呼，鲁迅一声应诺；晚上，朱安复来房前：“门关不关？”回答是淡淡的。家是寂寞的，如古寺；人是孤独凄凉的，象僧人。生活如此枯燥无味，“精神胜于物质”的先生，能不苦痛？1924年7月先生往西安讲演，8月返京。1926年8月离北京去厦门，1927年1月至广州，10月抵上海。8日，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女士同居，从此结束了与朱安的“没有爱的

悲哀”的婚姻生活。

朱安，亦有其悲哀。她家住绍兴城丁家弄，为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同族。人极矮小，很有发育不全的样子。她面孔黝黑狭长，细脚裹得颇尖；性情温顺，与世无争；虽不认字，但却精明。“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④，生命对她怕是一种负担罢。

对难以了解的鲁迅，朱安始终是怀着情意的。那难堪的分居，那终年的无语，她都默默忍受了。在那个异常沉闷的时代，一个匍匐在礼教的重轭之下的旧式女子，是只有将鲁迅作为救星，将周家作为归宿的。因此，她也曾发过哀怨：

“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⑤

这哀怨不单是膝下荒凉之叹，亦是她痛苦的心声，深深的宁静的院落，并不能锁住那“没有爱的悲哀”。有一次，她对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说：

“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娘娘（婆婆）怎样说，我怎样办，决不违背！……”

执泥之甚，“三从四德”毒害之深，形于言表。1947年6月28日（临终前一日），她神智尚清，对来访记者说：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

吵，各有各的人生……”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史上，满是牺牲者的血痕。

1919年1月，鲁迅发表了关于爱情的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这是他对轻视人类吃人礼教的攻击，亦是自身苦闷的吼声：

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

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

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鸒便鸱鸒般叫。……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帐勾消的时候。

旧帐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鲁迅与朱安的无爱的婚姻，确实“也还和睦”。他们之间因无恨，便无争吵；因无爱，便无欢乐；只有“没有爱的悲哀”。鲁迅没有罪，朱安亦无罪；他对她没有“责备”，她对他亦无牢骚。鲁迅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

给我的礼物，我只好供养她。”事实确如此。1932年6月5日，先生致台静农信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以至头白……”鲁迅逝世后，朱安的“供养”，继而由许广平负责。鲁迅对得住朱安，他是一位有良知的人。朱安自然亦无甚对不住鲁迅，她是一位极其贤良的女子。他们“这婚姻”，确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的。

许寿裳说“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委实不错。1906年，正当鲁迅准备“弃医从文”之时，却连连接得母亲的来信，催其回国结婚。鲁迅爱慈爱的母亲，母亲更爱长子鲁迅。丧夫后全家的困顿境遇，使得她在凄冷中挣扎，她希望儿子能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更盼望得些精神慰安。因而当听到谣言——爱子与一日本女子结了婚，带着妻、子在神田散步时，她慌急了。一位生于前清咸丰年间的人，时代使她难以放弃这婚姻的决定权，知识也使她很难知道“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迅懂得母亲“看不见自己的儿子”的内心痛楚，了解其生活的寂寞。热爱母亲的那根细腻而柔和的弦，却弹出寒森森的时代悲音：

“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③
“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鲁迅

的文章是横眉冷对的，这除了时代的原因外，
怕与他不幸的婚姻生活，也有些关系罢！？

-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二卷。
 - ②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 ③ 《集外集·哀范君三章》
 - ④ 杜甫《新婚别》
 - ⑤ 林非、刘再复《鲁迅传》
 - ⑥ 陈漱渝《许广平的一生》
 - ⑦ 《呐喊·自序》
 - ⑧ 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
 - ⑨ 《坟·寡妇主义》

郭沫若与安娜

林 洛

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事业上会有曲折的经历，在个人生活上往往也会经历一些曲折。革命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同志的婚姻问题就是如此。许多关心郭老、研究郭老著作的同志，都知道郭老有过三位夫人，却不知道这中间的详情。笔者有幸在郭老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对此略有所闻。现在简略地写出来，以飨同好。

郭老出身于四川乐山的一个封建家庭。郭老的元配夫人张琼华（一作群华），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使当年青年沫若极为痛苦，因而他就离家出走。待他再度回乡已是年将半百的中年人。张琼华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无异守活寡，十分令人同情。但郭老完全出于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因而也得到人们的理解。据说郭老1939年第一次回到家中谒见老

父膏如府君，跪在老父前乞恕未能尽孝之罪，膏如府君指着张琼华说：“你应向她一跪，三十年来她一直代你这个不肖儿子侍奉我们两老。”于是郭老对琼华夫人长揖到地，不久膏如府君病逝，郭老携于立群和她的长子、也即郭老的五子汉英奔丧。张琼华把自己的卧室，也即早先的洞房让给郭老和于立群睡，自己到后面一间，孤衾独宿……

郭老流亡日本时和安娜（即佐藤富子）自由恋爱而结合，他们俩之间不仅有十分真挚的爱情，还有长期患难与共的经历，我们可以从郭老早年留下的作品中读到热情歌颂安娜坚贞纯洁种种美德的诗篇，称安娜为“我的玛丽亚！”也可读到在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中安娜夫人怎样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动人记录。特别是安娜不顾家庭反对，甚至不惜与自己的家庭断绝关系，毅然决然的与郭沫若结婚，后来又克勤克俭、全心全意支持郭老从事文艺活动，支持郭老参加革命和埋头学术研究，尤引起人们对她的崇敬。

郭老参加北伐，其后又参加南昌起义，当他发表了震动世界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遭到蒋的通缉，在亡命日本前夕，郭老得了一场重病，靠了安娜夫人悉心看护，

才得以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出院之日，他写了《归来》一诗，诗中郭老说：“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这是我的妻”，“你是我永远的唯一爱人！”

七七事变起，郭老毁家纾难，再度投笔从戎，这一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至为可贵的。他的那首“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的诗篇，沁人肝肺，是响彻神州的绝唱。

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成为敌国，郭老被迫与安娜诀别，回国后不久与于立群同居。新中国成立后，安娜携子女全部回到中国定居。此后，未见郭老有一诗一文对这位曾经山盟海誓、甘苦与共的恩爱妻子有所记述和表示。有人说是郭老把安娜忘了，这是不是事实呢？就笔者所知的一些情况来说，郭老绝非恋新弃旧之徒，郭老对安娜夫人没有忘情，郭老不是薄情郎。

当郭老下决心别妇抛雏，毅然归国时，虽然事先也曾与安娜商量，并得到安娜的同意和支持，但临行没有告诉安娜，为的是怕亲见爱妻悲泣，而移其初志。因此当7月27日黎明前四时，郭老轻声起床，扫视全室一过，四子一女，都还在酣睡中，安娜被惊醒，还不知有极为巨大的打击立刻要临到她的头上。她扭开电

灯，靠在床上低头看书，郭老走近她身边，轻轻地吻了她一下，热泪立即涌泉般滴到诗人的面颊上，幸未为安娜察觉。斯时“残月在天，零露在田”，郭老悄然离家。这一情景，任何人见了都会感动！郭老归国后曾多次同友人谈起，也不止一次写在他的文章里。特别是归国四个月后，郭老接到日本友人一封信，信中提到郭老潜离日本后，日本宪兵就把安娜和长子和夫拘捕起来达月余，毒刑拷打，以至不能行路。同时四个幼小子女在乡下，也常遭到无赖的袭击。得此信后郭老的心犹如刀割油煎，下面一首七律就是抒写他那时的心情：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辜遭鞭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

之后，两国的交战使郭老与安娜长期处于隔绝状态，而郭老则全身心投入了与敌、伪顽的斗争。但郭老没有忘记安娜。

1941年11月16日郭老五十诞辰，周恩来同志倡议为郭老祝寿并纪念其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在重庆开展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庆祝活

动中一项是举办了一个展览会，据负责布置展览会的同志回忆，郭老自己当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其中有手稿、书法、各种版本的作品以及好些大幅照片。当郭老把一帧他在日本与安娜及几个孩子合摄的大幅照片郑重地交给那位同志时，他捧着照片凝视良久，他的表情是那样严肃，而他的眼眶又不觉润湿了。

应该说，于立群在那些年中，终日操持家务，对郭老和子女的关怀也确实无微不至。但有一次，约在1943年间，她突然“怠工”，一个人躺在藤椅上看小说。那时郭老住在重庆郊外金刚坡下全家院子里，那里同时又是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驻乡办事处址。这天郭老对于立群说话，她一句也不答复。几个幼小的子女在周围哭闹，她好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使郭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法，只好传话把杜老杜国庠（守素）和冯乃超两位请来。这两个老战友把于立群视同小妹妹，原先于立群见了他们总是有说有笑，可是这一天，他们对于立群问长问短，想摸出个究竟，然而于立群除了淡淡一笑外，依然看她的书。看来，书生是捉摸不住女人的心理的。于是冯乃超把女作家白薇找了来。那时白薇同志也是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乃超同志想女同志之

间谈心也许更适宜一点，不料这一着也失了灵。白薇问于立群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于摇摇头；再问，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表示。白薇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进了郭老的书室复命。毕竟女同志心细，她忽然发现郭老的写字台上似多了一件什么，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张照片。这人好面熟，白薇是见过安娜的；这一来，她心中明白，谜底已经揭晓。但她一向师事郭老，感到这样的事由后辈指出来不便，于是她就又找了杜老。杜老再次到郭老书室，指指桌上的照片，郭老一时还理会不过来，他又耳背，杜老又不便高声说，就拿另一手指指窗外的于立群：“哦，原来如此！”郭老苦笑说：“这是上午理书，从箱底找到的。”没想到，竟惹起一场风波，他无可奈何地把照片又放入箱底。那时郭老的心里有什么想法呢？我们不知道。但由此倒使我想起两件事：第一件是郭老对友人或部属求他写字，一般都有求必应，欣然命笔。但有一次我们请求他题写“别妇抛雏断藕丝”一诗时，他却面有难色。在旁的冯乃超对我们作了一个暗示，把我们拉到了旁边，悄悄地说：“不要触动他心头的痛处吧！”当时我们感到这话有道理，现在把上面一事联系起来，言外尚有音，即是深恐又撩

拨到这一条“敏感”的琴弦。第二件事是郭老回国后创作的诗，不论新诗还是旧体诗，凡重要的郭老后来自己都亲自编入《战声集》、《蝴蝶集》、《潮汐集》等诗集里，而上面提到那首“……愧我违情绝救援……”一诗自然也是一首重要的诗，却未见收录，看来也是为了避免激起又一场风波。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老继续投入火热的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1946年5月郭老从重庆到了上海，1947年11月又从上海到了香港。《洪波曲》在港报逐日发表，引来了带了长子和夫和女儿淑子从日本经台湾前来寻夫的安娜。

后来，夏衍和冯乃超商议，由冯乃超出面找安娜夫人恳谈，说明郭老是一个在政治上学术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希望安娜夫人本着爱郭老之心妥善处理。同时冯乃超代表组织向安娜保证，今后她和子女的生活由组织负责安排。当时东北已解放，由大连军管会拨了一所小型别墅给安娜和子女居住。

1948年11月郭老由香港进入解放区到了北京，于立群是后一步离港的。在那段时间里，住在大连的安娜夫人曾到北京与郭老见面，女儿淑子也伴同父亲住了几天。但当于立群到了北京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周恩来同志耐心